

战国纵横：

鬼谷子的局

讲述谋略家、兵法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2

四子拜师，
鬼谷子开讲纵横之道

寒川子 著

长篇小说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9787539951111

目 录

第一章 周天子避祸嫁女，苏秦躲婚事离家	1
第二章 逢大悲，苏秦张仪义结金兰	42
第三章 遭陷害，墨家巨子指引孙宾入鬼谷	81
第四章 破奸计，庞涓助白少爷浪子回头	119
第五章 死里逃生，庞涓孙宾云梦山拜师	157
第六章 试四子诚心，鬼谷子开山收徒	198
第七章 张仪庞涓斗法，玉蝉儿助四子悟道	241
第八章 秦孝公驾崩，商鞅以身殉国	283

第一章 周天子避祸嫁女，苏秦躲婚事离家

按照魏惠王旨意，公子卬弃守少梁、临晋关等河西要邑，撤往河东，自行焚去浮桥，与秦军隔河对峙。

副将车英得到音讯，紧急奏道：“启奏君上，魏将公子卬撤军河东，除孤城阴晋仍为魏将张猛、公孙衍据守之外，河西全境再无魏人！”

嬴虔大喜，跨前道：“臣弟以为，我可乘胜攻克阴晋，抢占函谷要塞！”

眼见机会难得，秦孝公的心思也是动了，不由自主地把头转向公孙鞅：“爱卿意下如何？”

“微臣以为不可！”公孙鞅出言应道，“常言道，穷寇莫追，哀兵不逼。魏人元气大伤，再无称霸之力。阴晋已成孤城，收复是迟早之事，何在今日明日？”

嬴虔哂笑数声，讽道：“大良造别是让人半夜吓破胆，惧怕他公孙衍了吧？”

公孙鞅未及应声，秦孝公随即白了嬴虔一眼，当场拍板：“阴晋之事，不必再议，就依公孙爱卿所奏！”

“君上圣明！”公孙鞅显然已经备有下一步的打算，“河西战事已了，微臣以为，下面该是太子妃了。天下既已闹得沸沸扬扬，就不能没有个结局！”

秦孝公略一沉思，朗声叫道：“樗里疾听旨！”

樗里疾上前一步：“微臣在！”

“再备彩礼，前往周室聘亲！”

“微臣遵旨！”

秦孝公转向司马错：“司马将军！”

“末将在！”

“你领三万步骑，借道韩境，护送樗里大夫前往周室聘亲。至周之后，你等务必将寡人诚意诉与大周天子陛下！”

“末将遵命！”

得知秦国河西大捷，姬雪甚是激动，伏在绣榻上哭个痛快。哭足哭够了，姬雪擦干泪水，起身径投靖安宫而去。

王后虽说无病，卧床久了，竟也虚弱许多，稍走几步就要喘气。加之装病一事，虽为演戏，味道也得充足，所以尽管魏、秦使臣尽去，王后依旧将大部分时光花在凤榻上，让玉体慢慢“康复”。

姬雪走进宫里，缓缓跪在王后榻前，泪流满面，哽咽道：“母后——”

王后眼中也是珠泪晶莹，抚摸姬雪的头道：“雪儿，母后知道，嫁与燕公委屈你了，母后——”

“母后，魏国吃败仗了，魏人不敢逼婚了。母后，雪儿——”

王后知道姬雪在想什么，轻叹一声：“唉，雪儿，你的心思，雨儿早已诉与母后了，可——可咱女人家，婚姻大事，分毫作不得主的！”

姬雪再拜，泣道：“雪儿知道不能自主，雪儿恳请母后求求父王，求他成全雪儿！”

王后搂紧女儿：“雪儿——”

母女抱头痛哭。二人伤心有顷，姬雪辞别，王后寻思一番，翻身下榻，召来宫正，让他搀扶着缓缓走出宫门。不多一时，王后来到御书房，内宰闻声而出，叩迎于地。

王后问道：“陛下可在？”

内宰叩道：“娘娘稍候，老奴前去禀报！”

内宰起身，推门进去，见显王正在榻上打盹儿。内宰稍作迟疑，轻声叫道：“陛下，娘娘驾到！”

显王吃了一惊，刚要起身，王后自行进来，趋前叩道：“臣妾叩见陛下！”

显王急忙起身，亲手扶起她：“爱妃，你——你怎能起来呢？”

王后笑了笑：“臣妾今日略觉好些，甚想出来走走，出得门来，不知不觉的，竟是走到陛下的书房了！”

显王携王后走向自己的软榻，扶她躺下，高兴地说：“寡人方才还在念叨爱妃，原说去望你的，谁想竟又迷糊过去了。来，爱妃请坐！”

显王扶王后坐下，转对内宰：“为娘娘沏茶！”

内宰端上茶水，王后小啜一口，嫣然笑道：“臣妾谢陛下的香茶！”

王后一口一个臣妾，内宰知趣，赶忙退出，顺手带上大门。

见到再无他人，王后缓缓起身，在显王前面扑通跪下。显王懵了，傻愣半晌，方才说道：“爱妃，你——你这是——”

王后呜呜咽咽一阵悲泣，然后才说：“臣妾此来，是恳求陛下的！”

显王缓过神来，扶她起来，嗔怪道：“爱妃，你与寡人之间，何来求字？你有何事，但说出来就是！”

“臣妾并无他事，是雪儿——陛下，燕公毕竟是老迈之人，雪儿她——”王后说不下去，垂下泪来。

听到是姬雪的事，显王的脸色阴郁下来，两手缓缓松开王后，脚步踉跄地退到几前，一屁股跌坐于席。王后抬起泪眼，不无殷切地望着显王。

死一般的沉寂。

王后注意到，两滴饱泪缓缓溢出显王的眼眶。许久，显王长叹一声，轻轻摇头。

姬雪满腹心事回到寝宫，看到姬雨与侍女春梅一身村女打扮，各挎一只采桑竹篮兴冲冲地正欲出门。

见姬雪满脸阴郁，姬雨停下脚步，关切地问：“阿姐，你怎么了？”

姬雪勉强一笑：“没什么，有点头疼。雨儿，瞧你这身扮相，又要出去？”

姬雨在她耳边低语一阵，姬雪大是惊异：“什么？去寻鬼谷先生？”

“嗯！”姬雨不无兴奋。

“为何寻他？”

“琴师说他是胜过伯牙的琴圣，母后说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仙，阿姐你说，天底下真有这样的神人吗？雨儿偏就不信！”

姬雪急道：“琴师说他远在鬼谷，你如何去寻？”

“不瞒阿姐，此人眼下就在洛阳。”

姬雪大怔：“洛阳？洛阳何处？”

“市集上！雨儿不仅得知他在市集上，且还知晓他眼下是个算命先生，至于他的命相算得准与不准，雨儿正欲一试。”

姬雪迟疑有顷，轻声责道：“雨儿，女儿家不该这般抛头露面，此事若让父王或母后知道——”

姬雨嘻嘻一笑，拱手揖道：“阿姐放心，雨儿去去就回。他们若是问起，烦请阿姐遮掩一下。”

“这……好吧，你快去快回，莫让阿姐着急。”

姬雨答应一声，与春梅急出偏门而去。

不一会儿，两人赶至市集，再次走至前次去过的丁字路口。远远望去，童子依旧扛着那个招幡儿竖在街边。

姬雨款款走至鬼谷子前面，缓缓蹲下。鬼谷子两眼闭合，端坐于地。

“先生！”姬雨小声叫道。

鬼谷子似乎没有听见，依旧稳坐于地。

姬雨提高声音：“先生！”

鬼谷子仍然没有回应。

春梅扯一下姬雨的衣裳，附耳说道：“公主，先生想是睡着了。”

冷不丁传来童子的哂笑：“嘿，你才睡着了呢！家师这叫入定。”

姬雨抬头看一眼童子，甜甜一笑：“阿姐想求先生一卦，麻烦童子请先生出定。”

童子回她一笑，继续手扶旗杆，笔直地站在招幡下面。姬雨看一眼春梅，连皱几下眉头，正待起身，鬼谷子缓缓说道：“姑娘欲求何事？”

姬雨大喜，急忙示意春梅。春梅摸出一金，姬雨接过，两手捧住，郑重置于鬼谷子前面，柔声说道：“小女子欲知未来之事，恳请先生赐教。”

鬼谷子依旧微闭双眼：“老朽大可推天下运数，中可推邦国运数，小可推家室运数，不知姑娘欲知何事？”

姬雨略想一下：“邦国非小女子所求，天下亦非小女子所欲，小女子想知道的不过是身家之事，望先生垂示。”

鬼谷子轻轻点头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的运数可由卦象得知，可由面相得知，可由手相得知，可由脉相得知，可由骨相得知，可由心相得知，亦可由解字得知。姑娘意愿由何而知？”

“小女子欲求先生解字。”

“解字又分解形和解意，姑娘欲解形还是解意？”

姬雨不假思索：“解意。”

“说吧！”鬼谷子微微一笑，“姑娘欲解何字？”

姬雨想也未想，伸手从胸衣里掏出那只乳色玉蝉儿：“就解两个字，‘玉蝉’。”

鬼谷子睁开眼睛，目光如利剑般直射姬雨，将她上下扫视一遍，落在那只玉蝉上。凝视有顷，鬼谷子微微点头：“好一只玉蝉！”双目闭合，似又入定。

姬雨等得焦急，正欲发问，鬼谷子缓缓解道：“玉以天地精气化成，品性尊贵；蝉以甘露为生，品性清雅。玉经琢磨而为蝉，为王室之器。不过——”欲言又止。

听到“不过”二字，姬雨心头一惊：“先生但说无妨。”

“玉虽尊贵，却为凡俗追逐之物。蝉虽清雅，却难高飞，且须攀枝附叶，方能苟活。”

姬雨心中陡地一震，面上却保持沉静，为进一步测试鬼谷子，故意不予承认：“先生所言虽有道理，却与小女子并无牵连。”

鬼谷子听若罔闻，顾自说道：“此山所成之玉，早是天下猎物；此蝉所附之树，早已根烂身腐！”

姬雨倒吸一口凉气。天哪，鬼谷子不但看透了她的身世，而且洞穿了她的处境，似乎她的一切，尽在他的掌握之中！

姬雨圆睁杏眼，直直盯向鬼谷子，见他依旧双眼微闭，似乎他所讲述的不关当下，也不关面前的少女。

“先生方才所解，”姬雨眼珠儿连转几下，“不过是玉蝉二字。小女子请问一声，小女子所示之玉蝉，处境又将如何？”

“有人正在张罗织网，欲使她成为笼中玩物。”

姬雨心头一凛，失声惊道：“那——先生，她、她、她该如何应对？”

“飞呀，她不是长有翅膀吗？”

姬雨急问：“先生，天下处处张网，此蝉纵使想飞，也是翅单力薄，更不知飞往何处啊。”

鬼谷子陡然睁开两眼，再视姬雨一眼，一字一顿：“蝉生于土，附于木，得自在于林。此蝉若欲自救，当可飞往大山深处，万木丛中。”

姬雨听闻此言，如释重负，吁出一口长气，目视鬼谷子，正好与鬼谷子炯炯有神的目光碰在一起。姬雨感到老人的目光既亲切，又慈祥，含有一股说不出的穿透力，似对她了如指掌，也似对她有所默许。

姬雨心神笃定，朝鬼谷子连拜三拜：“小女子替这只玉蝉谢过先生。”

鬼谷子收住目光，两眼闭合：“姑娘好走。”

姬雨转身走有几步，打个激灵，回头又问：“小女子若是再欲求教，可至何处寻访先生？”

“城东轩辕庙中。”

秦人经由韩境，再欲强聘周室公主，早有同情周室的韩人将音讯传至周室。

颜太师得报，急急进宫叩见显王：“启奏陛下，秦公使司马错将兵三万，借道韩境宜阳，杀奔洛阳而来！”

周显王大吃一惊：“秦、秦人此来何事？”

“聘亲！”

显王皱眉：“不是聘过了吗，怎么还要聘亲？”

颜太师勾下头去。

显王的脸色阴沉下来：“这如何能成？寡人早已诏告列国，将长公主许配燕公。今若反悔，叫寡人颜面何存？”

“陛下，”颜太师抬起头来，“秦人旬日之前大胜魏人，夺回河西，秦公乘胜聘亲，为的自然也是他的颜面！陛下，秦人前番以礼相聘，此番以兵相逼，看来是志在必得啊！”

“这……”显王急了。

“秦国本为虎狼之邦，今又乘胜而来，陛下若是执意不许，秦人势必兵临城下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
周显王脸色惨白，半晌方道：“爱卿是说，寡人此番不得不向秦人低头了？”

“陛下，”颜太师摇头叹道，“微臣以为，眼下已经不是低头不低头之事了！”

周显王惊愕了：“哦？”

“魏经此一败，虽说霸势不再，但仍不失天下大国。秦经此一胜，虽说威震列国，可其威势仍不足以称霸天下。洛阳西有崤、函二关，北有黄河天险，秦人无论多少威猛，于我大周却鞭长莫及。此番强兵相加，无非也是借道韩境。反过来说，魏人却近在咫尺，就如榻边卧虎。陛下若将长公主改嫁秦人，自己食言不说，魏罃也必怀恨于心，甚至会将河西之辱记在周室头上！”

颜太师一番话说出，周显王冷汗直冒，愣怔半晌，方才说道：“爱卿可有良策？”

“微臣之意是，陛下应在秦使到来之前，速将长公主嫁走。待秦使来时，木已成舟，秦人只有徒唤奈何了。”

周显王思忖一时，缓缓点头：“以爱卿之见，何日出嫁方为妥当？”

“据微臣所知，秦人眼下抵达宜阳，迟则两日，快则一日可至。长公主的婚事，不能拖过明日。”

“明日？”周显王似是一怔，望向颜太师，目光中既有征询，也有商量，“这也太急了吧，再说，明日为甲子日，是否吉利，也有待占卜——”

“陛下，”颜太师却无商量余地，显然早已把所有可能性都盘量过了，“微臣问过大卜了，说是辰时吉利，可行婚嫁！”

“既然这样，你操办去吧。”

“嫁妆早已齐备，燕国使臣淳于髡那儿，微臣也晓谕他了。唯有公主这儿，微臣担心她——”

“唉，”周显王轻叹一声，“知道了，你忙活去吧！”

“微臣领旨！”

颜太师再拜后告退。显王略怔一下，缓缓起身，与内宰一道走向靖安宫。王后听到宫人禀报，急至门口跪迎。显王搀起她，两人手挽手走进宫中，坐定之后，王后凝视显王，有顷，关切地问：“陛下面色不好，可有大事？”

显王点头：“嗯，秦人又来逼亲了！”

“是逼娶雪儿？”

显王再次点头。

王后沉思许久，道：“既然秦人不依不饶，苦苦相逼，雪儿也愿嫁与秦人，陛下何不——何不成全此事？”

“爱妃呀，”显王叹道，“不是寡人不去成全，而是不能成全啊！”

王后急道：“为何不能？”

“不要问了！颜太师已在那儿准备婚事，明日辰时，雪儿……雪儿必须出嫁！”

“明日辰时？”王后震惊，“这、这也太急了呀，雪儿她……”

“是太急了！”显王咬紧嘴唇，沉吟半晌，望向王后，“寡人就是为此来求爱妃的。寡人想来想去，雪儿那儿，还是由爱妃去讲。你要告诉雪儿，就说寡人对不住她，怨也好，恨也好，寡人……”泪水盈出，摸出丝绢抹泪。

王后亦泪如雨下：“陛下，不要说了。雪儿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什么都明白的。臣妾知道，雪儿不会怨您，她不会怨您的！”

显王再叹一声，缓缓起身，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宫室。

许是由于王后的身心尚未适应这一突发事件，目送显王走远后，她正要起身去寻雪儿，突觉一阵眩晕，赶忙回到榻上，斜躺下来，小声叫道：“来人。”

宫正闻声走进。

“召雪儿来！”

宫正应过，不一会儿，引领姬雪急走进来。王后摆手，宫正退出，顺手关上宫门。姬雪意识到有大事了，慢慢走到王后榻前，跪下叩道：“雪儿叩见母后！”

王后望她一眼，惨白的脸上浮出微笑：“雪儿，来，坐母后身边。”

姬雪起来，坐到王后身边，忐忑不安地看着王后。王后伸出手，轻轻抚摸姬雪的脸庞，缓缓说道：“雪儿，来，让母后好好看看你，摸摸你。”

抚摸姬雪时，王后的手指微微颤动，眼中噙满泪水。姬雪似是预感到什么，将头伏在王后胸上，泣道：“母后，无论何事，您就说吧。”

王后泣道：“雪儿，明日辰时，你……你就要远、远嫁燕室。”

姬雪呆住了，好半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待她明白过来，陡然全身震颤，痛哭失声：“母后——”

王后紧紧搂住女儿，泣不成声。母女哭作一团，有顷，姬雪松开王后，退后一步，缓缓跪于榻前，朝王后连拜三拜，颤声说道：“母后，雪儿不孝，不能侍奉您了！”

王后哽咽不已：“雪儿，你、你这一去，母后怕是、怕是再也见、见不到你了！”

姬雪用力噙住泪水：“母后，雪儿每日都会想你，雪儿请、请母后转禀父王，就说雪儿也会想他……”

王后再也忍不下去，翻身下榻，一把抱住姬雪，母女再次相拥而泣。当姬雪走出靖安宫时，王宫上下都已知晓她将于甲子日辰时出嫁之事。

姬雨自也知道了。她抿紧嘴唇，守在寝宫外面，远远望见姬雪走来，不无急切地迎去。姐妹二人相距数步站定，凝视对方。

有顷，姬雪朝姬雨点点头，顾自走回寝宫。姬雨一语不发，默默跟在身后。二人回到宫室，姬雪开始翻箱倒柜，不一会儿，从箱中摸

出那件她平素最爱的紫罗兰纱衣披在身上，抱起一只檀木琴匣，缓缓走出寝宫，一直走到院中的荷花池边。

天色黑定，没有月亮，唯有满天星斗。一丝风也没有，空中又潮又闷，气氛压抑得让人难受。姬雪打开琴匣，支好琴架，将她自幼弹奏至今的风头七弦琴小心翼翼地安放在琴架上，并膝坐下，拿袖子擦一把额头的汗珠，伸出纤长的手指拢了拢额前的长发，朝姬雨轻声叫道：“雨儿！”

姬雨走过来，无声地凝视着她。烛光透过窗棂射出来，斑驳地映照在二人身上。

姬雪的手指急速滑过琴弦，发出一串仓促而清脆的琴声。姬雪听了听琴音，将其中一弦稍稍紧了紧，又滑一声，觉得音色正了，方才望向姬雨，柔声说道：“雨儿，明日此时，阿姐就在远去燕地的路上，我们姐妹何日再见，只有上天知晓了！”

姬雨早已噙满的泪水夺眶而出，泣道：“阿姐——”

姬雪将手在弦上又滑一下，声音依旧柔柔的：“取你的剑来，阿姐为你弹一曲。”

姬雨走进房中，从墙上取下宝剑，回到院中，拔剑出鞘。

姬雪弹琴，弹的是姬雨最爱的《高山》。琴声既柔且缓，姬雨手握宝剑，神情木然，脚步呆滞，如木偶般随琴音舞动。

姬雪的琴声越来越柔，越来越缓，最后竟如声声呜咽。两行泪水悄无声息地从姬雪的脸上滑下来，滴落在琴弦上，一滴接一滴。

姬雨哪里还能舞得下去？她将剑啪地扔在地上，一头扑过来，抱住姬雪号啕大哭：“阿姐——”

姐妹二人抱头痛哭。哭有一时，姬雨突然抬头，不无激动地说：“阿姐，你不要嫁给那个老头！我们逃吧，眼下来得及！”

姬雪陡然一怔，抬起泪眼望着姬雨，半晌方道：“逃？逃到哪儿？”

“云梦山！阿姐，方才雨儿见到鬼谷先生了，他真的是个神仙，把什么都料到了。他说，大周运数已到，他还说，你我就是两只秋蝉，要么得大自在于林，要么去做他人的笼中玩物！”

姬雪沉思有顷，苦涩一笑，轻轻摇头。

“阿姐，”姬雨急得哭了，“你简直就跟母后一样，任凭自己窝囊死，也——”

姬雪掏出丝绢，擦去泪水，惨然一笑：“雨儿，阿姐这辈子，也就这样了。母后是对的，女儿家应当知天安命！”

“我、我宁愿去死——”

姬雪又是一笑：“雨儿，别说傻话！这一日里，阿姐也算想明白了。嫁与燕公，未必就是坏事。燕公虽老，却有正气。燕国邻接齐、赵，阿姐若是辅佐燕公，或可使燕强盛。燕国若是强盛，燕公或可影响齐公和赵侯。有燕公、齐公和赵侯共同维护周室，魏、秦无论多么凶蛮，也不敢对我大周王室轻举妄动！”

姬雨听闻此话，越发伤心，颤声说道：“阿姐，你、你这是螳臂当车、蚍蜉撼树啊！”

姬雪长叹一声，低下头去。

姬雨也觉得话儿重了，跟着劝道：“阿姐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，你一个弱女子如何撑得起来？”

姬雪沉思有顷，再出一声长叹：“唉，雨儿，你说得都对，阿姐是在做梦，阿姐也知道阿姐是在做梦。可阿姐别无选择，只有认命！阿姐认命，认命……”越说越低，哽咽得说不下去了。

姬雨搬过她的肩膀，使劲摇晃：“阿姐——走吧，再不走你就得后悔一辈子！”

姬雪不为所动：“雨儿，阿姐没什么可求你的，只求将来有一天，你能前去燕地看看——看看你的阿姐……”

姬雨抱住姬雪，痛哭失声：“阿姐——”

姬雪轻轻抚摸姬雨的柔发，声音几乎是在呢喃：“雨儿，燕地遥远，阿姐此去，怕是再难回来了。阿姐想念你时，就会将心儿掏给大雁，大雁最是守信，定会把阿姐的话儿一丝不差，全捎与你。雨儿，秋天到来时，只要看到你看到南飞的大雁，可要用心去听。”

姬雨搂住姐姐，号啕大哭。又哭一阵，姬雪收琴，将它装入檀木匣中，转对姬雨：“阿姐没什么再可宝贝的了，此琴陪伴阿姐一十二年，是阿姐的心。阿姐将它送与你，你要是高兴，它就同你一道高兴；你要是伤心，它……它也会哭的！”

姬雨搂紧姬雪，哭得愈加伤心。院外传来脚步声，姬雨一听，是她的贴身侍女春梅，赶忙止住哭，朝外叫道：“春梅！”

春梅趋进，在二人前面跪下。

姬雨对姬雪道：“阿姐，雨儿没有宝贝可送与你，就让春梅跟你去吧。这些年来，春梅与雨儿形影不离，见到她，阿姐就等于见到雨儿了！”转对春梅，“春梅，从今以后，你要好好侍奉阿姐，不得有违！”

春梅叩首泣道：“奴婢遵命！”

太学附近有弄堂，叫贵人居，两侧清一色全是客栈。春秋时太学繁忙，这条弄堂住满列国学子。眼下周室衰微，太学荒芜，这里的客栈自也门可罗雀，生意一落千丈，因而，张仪没花多少钱，就在贵人居里最是气派的客栈租下一处小院。小院是典型的周式四合院，外形华美，内中更是雕梁画栋，极尽奢华，可惜全都陈旧了。房中随便哪件东西，拿出去就是古董。

张仪自然占据上房，东厢房是小顺儿的，剩下两间西厢房，就让苏秦住了。

自从那日众学子大闹学宫、逼苏秦背剑之后，琴师日日进宫为王后奏琴，学宫这边再也无人经管。众学子乐得自在，要么打道回府，要么就在洛阳城里四处晃荡。

前些日子，河西战事一日紧似一日，张仪甚是挂念母亲，本欲回家探望，却接连收到三封家书，母亲一再强调家中甚好，叮嘱他务必好好读书，早日长进。张邑距少梁尚有三十里，更不是军事要塞，母亲既有此说，张仪也就放下心来，日日只在洛阳城里逍遥。

自遇苏秦之后，张仪的生活里平添了许多乐趣，不说别的，仅是逗苏秦说话，就是一大享受。由于结巴，苏秦轻易不肯说话，一旦张口，越急越是结巴，越是结巴越是好玩儿。再有就是，似苏秦这般出

身低贱、先天不足之人，偏又心比天高，白日做梦，早晚只想卿相之尊，连举手投足，也表现得与普通人大相异趣，简直就是一大怪人。对于生性好奇的张仪来说，还有什么能比与一个怪人朝夕相处更有趣味呢？

张仪向有早睡早起的习惯，吃过晚饭，先逗苏秦乐一会儿，就到上房，在榻上躺下。

这日晚间，偏巧天气闷热。张仪躺有一时，身上就出一身大汗。张仪辗转反侧，实在睡不去，只好坐起身子，随便伸手朝木榻上一摸，整个苇席竟是湿漉漉的。

张仪顺手揭起苇席，走出房门，走到院里，“啪”地将苇席扔在地上，在席子上躺下，冲西厢房叫道：“卿相大人，睡着了吗？”

这种天气，苏秦如何睡得着？不一会儿，他也拿着苇席，走到院里，在张仪旁边铺下席子，躺下来。

“这鬼天气，”张仪打开话匣子，“热死人了！卿相大人，你阅历多，见过这么闷的天吗？”

“回——回士子的话，苏——苏秦见——见过！”

“哦？”张仪要的就是听他说话，急道，“快说说，怎么个闷法？”

“就——就像这——这样！”

张仪急道：“这不是废话吗？在下问你是怎么个闷法，就是，这个，就是具体说说，闷成个啥样儿？”

苏秦想了一想：“就——就像是在蒸——蒸——蒸——蒸……”

苏秦卡在“蒸”字上，这正是张仪所要的效果，听他蒸了好一会儿，哈哈笑道：“卿相大人，后面是不是个‘笼’字？”

“正——正是！”

“嗯，”张仪表示赞同，“卿相大人描绘的甚是，这种鬼天气，真还像个蒸笼！”又躺一会儿，“卿相大人！”

苏秦却不应声。张仪一愣，转身看向苏秦，见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凝望夜空。张仪觉得好奇，盯着他看。看有一刻钟，苏秦仍是两眼望天，且只望向一处地方。

张仪憋不住了，出声叫道：“卿相大人，你在看什么呢？”

苏秦抬起胳膊，以手指天：“张——张子，看——看到那、那颗星吗？它——它——它就是在——在——在下！”

张仪顺着苏秦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繁星满天，不知他指的究竟是哪一颗，当即问道：“卿相大人，是哪一颗？”

“就、就在天——天河左——左岸，旁边有三——三——三颗星，方、方形！”

张仪仔细寻去，不一会儿，果见天河左岸有四颗星呈方形排列的星星，高兴地说：“找到了，请问哪一颗是卿相大人？”

“北——北角那个！”

张仪盯住它看有一时，哈哈笑道：“卿相大人，这一颗不亮，看在下的！”

张仪挑选有顷，朗声说道：“在下就要对面那颗，就是正对卿相那颗！”

苏秦赞叹：“它——它可真——真亮！”

张仪不无得意地哈哈笑道：“既然选星，当然要选亮的！大丈夫在世，总不能如凡夫俗子般默默无闻，你说是吗，卿相大人？”

“士——士子所言甚——甚是！”

张仪朝苏秦的那颗星星又看两眼，指着它，不解地问：“既然甚是，卿相大人为何偏为自己选颗小星？”

“在——在下不知，在下打——打小就喜——喜——喜欢它！”

“可它太暗了！你看看，若不仔细，真还寻不到它呢！”

“有——有朝一日，它——它——它会亮——亮起来的！”

张仪又是一番大笑：“我说卿相大人，你可真够怪的。满天星斗，亮星、大星不知多少，你不选最亮最大的，偏选又小又暗的。这也无可厚非，毕竟人各有志嘛。可你既然选了小的暗的，却又盼着它大起来，亮起来，真不懂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“唉，”苏秦轻叹一声，“在这天——天上，最——最亮的是流——流星，最大的是扫——扫帚星。”

张仪心里咯噔一怔，正在掂量他的话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，小顺儿不无兴奋地从外面跑回来，人未进院，口中就已咋呼起来：“少爷，少爷——”

张仪朝苏秦笑笑：“好吧，你是卿相大人，本公子不争了！”坐直身子，见小顺儿飞身进门，差点踩在他们身上，破口呵斥，“你个小子，找死哩你！”

小顺儿打个惊愣，看清他们二人睡在院中，赶忙止住，喘着气道：“少爷——”

“哼，本少爷正要寻你呢！快说，这阵儿野哪儿去了？”

小顺儿嘻嘻笑出两声，轻声说道：“回少爷的话，方才天气闷热，小人跳进护城河里，洗了个小澡！”

听他独自下河洗澡，张仪当下骂道：“好哇，你个小子，有这等美事，竟是独个享受，让本少爷在这蒸笼里受苦！”

小顺儿又是嘻嘻两声：“不瞒少爷，小人原本邀你来着，可一想到那条河里闹鬼，就不敢造次了！”

张仪怒道：“你敢糊弄本少爷？既然闹鬼，你为何敢去？”

小顺儿笑道：“是个女鬼，小人命贱，那鬼瞧不上，不来招惹！”

张仪爬起来就要揍他，小顺儿赶忙跪下，自打嘴巴：“是小人口贱，少爷——”

张仪朝他屁股上狠踹一脚，气呼呼地骂道：“你小子，自打离开张邑，没了管教，狗胆子越来越大了！”

小顺儿并不着恼，两腿跪着，朝张仪跟前挪了挪，压低声音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少爷不忙着恼，小人此去，探到一宗大事！”

“你小子，有屁快放，卖什么关子？”

“少爷，回来的路上，小人探到，明日辰时，周天子的长公主要出嫁燕国呢！”

张仪、苏秦互望一眼，皆是一震。未及问话，天空陡然划过一道亮光，不一会儿，远处传来一阵闷雷，院中的树梢颤动起来。抬头再看那天，大片的乌云正从西天滚滚压来，所过之处，星斗倏然隐去。